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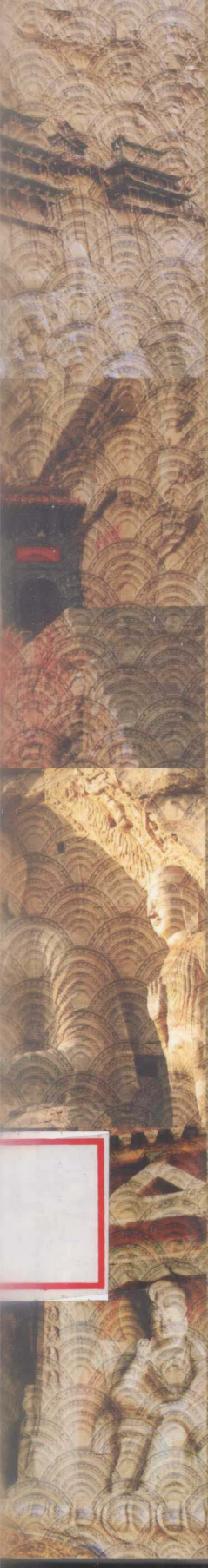
读史馆丛书

拓跋春秋

李凭◎著

·学者精彩解读·正史原本如戏·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拓跋春秋 / 李凭著.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0.1
(读史馆)

ISBN 978-7-5339-2945-9

I. 拓… II. 李… III. 鲜卑—古代民族—民族历史—
研究 IV. K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19463号

整体策划 柳明晔
责任编辑 柳明晔
装帧设计 张志全

拓跋春秋

李 凭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10×1000 1/16
字数 310千字
印张 16.5
插页 1
版次 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2945-9
定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 录

序	章	举座翻覆万寿欢唱	黄头鲜卑兵临洛阳	001
第 一 章		翩彼飞鸢集于泮林	食我桑椹怀我好音	009
第 二 章		东征龙城冯氏遭灾	西伐姑臧李顺自裁	017
第 三 章		盛乐草原英雄辈出	嘎仙石室拓跋祭祖	025
第 四 章		务从实录崔浩灭族	师老兵疲宋军败辱	033
第 五 章		永昌王蒙县掳李氏	中常侍平城逼太子	042
第 六 章		萧墙祸起皇孙继统	白楼相会女奴获宠	051
第 七 章		常乳娘终寝磨笄山	冯太后奋身素装燃	058
第 八 章		五王襄赞权臣问斩	宏为皇储子贵母死	066
第 九 章		孤立无援禅位太子	代亲之感内切于心	074
第 十 章		受启蒙孝文整吏治	察州郡贪官难休止	080
第 十 一 章		宽刑罚罢门房之诛	崇宗教造七级浮屠	089
第 十 二 章		太上皇西征逞英豪	孝文帝东归受教导	097
第 十 三 章		谋政变鸩毒太上皇	用亲信朝廷大封赏	107
第 十 四 章		饥寒交迫囚禁侧室	改元太和追求文治	115
第 十 五 章		斗猛虎王睿承欢爱	逞淫威冯氏除异己	123
第 十 六 章		附驥尾高允写酒训	悯飞禽孝文念双亲	131
第 十 七 章		宋齐禅代永明盛世	南北通和金如瓦砾	138
第 十 八 章		男儿作健伴不须多	鹞子经天群雀向波	146
第 十 九 章		莎泉道众匪徒就擒	班倖禄假国舅绝命	155
第 二 十 章		恤贫微均给天下田	抑豪强推行三长制	162
第 二 十 一 章		太皇太后魂系方山	孝文皇帝欲哭无泪	169

第二十二章	蒋少游绰号小鲁班	范宁儿围棋胜一品	177
第二十三章	崇尚儒学兴礼作乐	修订律令士族参政	184
第二十四章	策马扬鞭南伐萧齐	假戏真做北魏迁都	192
第二十五章	行改革禁断鲜卑语	依汉制颁布职员令	200
第二十六章	奶酪茗茶各自称佳	百年拓跋融于中华	209
第二十七章	高昭仪命丧南下路	太子恂废囚无鼻城	217
第二十八章	春往秋来戏称雁臣	勘察地理永固山河	226
第二十九章	将计就计南师失利	围魏救赵北军受挫	234
第三十章	大冯皇后骚乱宫廷	魏孝文帝病逝军旅	242
尾 章	金床玉几终不能眠	洛水湛湛其岸弥长	251
世 系 表			257
后 记			260

序章 举座翻覆万寿欢唱 黄头鲜卑兵临洛阳

王济启奏晋武帝，他的办法是从不告诉别人的，不过对皇上可不能保密。他扒在晋武帝的耳边说：“我家的乳猪与众不同，乃是名副其实的乳猪，那是用人奶喂养后又用人奶蒸出来的。”

唯汉二十世，所任诚不良。
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强。
犹豫不敢断，因狩执君王。
白虹为贯日，己亦先受殃。
贼臣执国柄，杀主灭宇京。
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
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
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

这首乐府乃曹操所写，曲名《薤露》。《薤露》原为出殡时挽柩人唱的挽歌。人生数十年，转眼即逝，犹如薤叶上的露水，一瞬之间就泯灭了，真是太短促啊！那王朝的兴衰看似漫长，其实也如白驹过隙一般迅速。

公元前二世纪，刘邦斩白蛇起义，南征北战，创立汉朝帝业。文景之治，光武中兴，建起辉煌文明。延至汉灵帝，凡二十二世，形成以长安—洛阳为轴心的繁荣帝国。可是，汉末皇帝愚昧，委任奸佞，正所谓沐猴而冠带。随后，外戚当政，太监专权。于是，董卓进占长安，西京夷为灰烬；袁术攻破洛阳，东都焚为废墟。政局动乱，战争连绵；流民四散，败军奔窜；中州沃野，荡涤一空。曹操亲历其境，故写《薤露》之曲，感叹汉朝衰亡的惨状。

汉室倾颓，曹操乘势而起，与刘备、孙权三分天下。曹操求贤若渴，唯才是举，不以出身论人，专将有才之士招致门下。曹操去世，长子曹丕逼令汉献帝禅位，在洛阳建立魏国。曹丕重用世家大族陈群，担任吏部尚书，主管人事工作。陈群制定九品中正之法，用以选拔官吏。

九品中正法规定，在各州设立大中正，各郡设立中正，也称小中正，定期察访本州、本郡士子德行、家世，将他们划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

下上、下中、下下九个品级，然后上报朝廷，供吏部铨选官员之用。中正九品是吏部选官和确定官秩的依据，但与官秩九品并不对应，比如县令最高官秩六品，往往从中正三品、四品中选拔。当然，中正上品均能出任高官，中正下品只配去做低官乃至流外之吏。

陈群的办法看似公道，起初也确实从地方上选拔出了一些人才。可是吏部不可能对每个中正推举的人选一一审核精细，时间经久，便渐渐疏忽了铨选职责。于是，吏部选官之权架空，官员选拔、升迁大多变相地凭由中正意志。到后来，不仅选官，甚至官员品级升降也任由中正。如果中正的人品都很公允，倒也无妨。可是中正皆由朝廷官员按籍贯兼任，他们的家族大多是本州、本郡世家大族，而世家大族之间又常常姻亲相联，朋党勾结。所以，九品中正法公布不久，各地世家大族就已把持官吏选拔之权。世家大族控制选官，自然排斥寒门庶族，重用高门子弟，即便无才无德也不在乎。祖宗地位和现世门第成了决定士子品位的主导依据，于是公门有公，卿门有卿，世代相承，门阀制度形成。

九品中正法破坏了曹操唯才是举的方针，助长了世家大族势力的发展。泰始元年（265），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世族出身的司马炎取代曹魏，建立晋朝，是为晋武帝。其时仍以洛阳为都，史称西晋。

晋武帝发兵二十余万，六路伐吴，统一了中国。接着，西晋努力发展生产，尽量鼓励生育。于是，太康年间（280—290）牛马漫野，余粮栖亩，社会安宁，号称大治。不过，从丰年首先得利者，不是百姓，而是世家大族。

世家大族不但可以世代当官，而且可以按照官品大小占得相应田地，免除相当赋役。他们倘若触犯刑律，可以按照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勋、议宾等八议，也就是特殊的出身与地位，获得减刑或免刑的特权，甚至还能用钱财去赎罪。既然如此，世家大族就可以大胆地兼并土地，毫无顾忌地欺压平民，掠夺钱财。太康盛世积累下来的财富，成了世家大族任意挥霍的资本。

世家大族中最荒淫无耻的，自然是他们的总头子晋武帝。晋武帝无意政事而专事享乐，无视百僚而专爱嫔妃。曹魏的建筑已经十分豪华，但是晋武帝并不满意。他命令有司调集异国进贡的材料，动用数以万计的工匠改造和扩建宫苑。装修完活人住的地方，又修建死人睡的陵墓，营造供祭先人的陵庙。那陵庙之中最耀眼的，是十二根大铜柱。柱面镀上一层真金，雕镂着繁复的花纹，装饰着闪光的明珠。

晋武帝一辈子好色，一心要占尽天下美女，于是诏令在全国各地选美。地方官将美女们涂脂抹粉，打扮得花枝招展，送到晋武帝面前，任由他过目挑拣。貌美的留下，看不中的才准回家婚嫁。老百姓都急了，纷纷将闺女藏起来。不过，要让官府知道，这可是杀头之罪。

东吴灭亡，晋武帝又如数接收了吴宫之中的江南美女。命人一一清点，竟有五

千多名，连同西晋宫中原有者，破了万美大关。晋武帝乐了。当然，也并非只进不出，西晋宫廷也曾放出一些年老病弱的宫女，以示皇恩浩荡。可是最多的一次也只放了二百七十名宫女，因为怕再多放一人，就会损坏皇家万美的纪录。

皇帝奢侈腐败，大臣纷纷效尤。驸马王济摆就一场宴席，敬请晋武帝做客。那排场可真不小：一百多名身着绫裙罗衫的年轻女子，捧着琉璃烧制的杯盘，穿梭着端上燕窝、鱼翅、蒸王八、烩鸭舌和生猛海鲜。灯红酒绿之中，一队队美女翩翩起舞。玲珑的酒杯、华丽的餐盘，在她们的头顶、胸脯、指间、膝头、足上旋转不停，这就是当年盛行的杯盘舞。随着目不暇接的舞步，音乐声悠然而起，众美女柔声地吟唱起悦耳的歌曲。那歌词是：

晋世宁，四海平，普天安乐永大宁。
四海安，天下欢，乐治兴隆舞杯盘。
舞杯盘，何翩翩，举座翻覆寿万年。
天与日，终与一，左回右转不相失。

这首词曲取名《晋世宁》，乃是歌颂晋朝天下太平、繁荣昌盛之意。晋武帝看着、听着、笑着，醉了。

迷蒙之际，两名美女抬上一口大大的琉璃汤盆。睁眼看去，那里面是一只粉里透白、白里映红的鲜蒸乳猪。接着跟上一名美女，跪在晋武帝面前，用刀对着乳猪轻轻一划，就手挑起一块呈上。晋武帝将肉送到嘴里，只觉皮薄、肉嫩、骨酥，入口即化，化后齿间留香，味道真是好极了。晋武帝用过多少佳肴，却从来没有尝过这么好吃的乳猪，定要王济将制作的诀窍当场公布。王济启奏晋武帝，他的办法是从不告诉别人的，不过对皇上可不能保密。他扒在晋武帝的耳边说：“我家的乳猪与众不同，乃是名副其实的乳猪，那是用人奶喂养后又用人奶蒸腾出来的。”

皇家与贵戚不但饮食极尽奢豪，而且如厕也排场非凡。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王氏是高门世族，所以其家公子王敦能与晋武帝女儿联姻。新驸马进入公主寝宫，居然在厕所里出了洋相——看见便池旁边搁了一盆红枣，香喷喷的，就一边出恭一边吃枣。出恭完结，枣也吃光。王敦哪里知道，那枣是塞在鼻子里防臭用的。走出厕所，便有宫女端上一碗澡豆，那是由豆粉和香料掺和成的颗粒。王敦以为也是供人食用的，抓起一把放入嘴里大嚼起来。其实那是用来洗手的，据说用澡豆洗手可以使皮肤细腻而有光泽。众宫女看见他这般“土帽儿”，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大概卫生间最能体现“文明发达”，侍中石崇家的厕所更有档次。散骑常侍刘寔在石崇家做客，席间需要方便。他被引领到一所很大的房间。只见内设一张大床，床上铺垫着织锦缎面的被褥，床边挂着刺绣的帐帷，床前侍立着美女，美女手

中捧着香囊。刘寔吓了一跳，转身逃将出来，跑到石崇跟前连连道歉，说道：“实在对不起，我不是有意闯入你内室的。”石崇笑了，连忙告诉他，那房间一点不假就是厕所，放心大胆地解手就是了。刘寔将信将疑，宁肯憋着也不去了。他哪里知道，石家厕所里向来站着十多名伺候客人的丫环，她们个个美貌出众，身穿鲜艳衣裳，手捧沉香汁、甲煎粉等名贵香料，恭候着客人的到来。每位去方便的客人，一进厕所就得把旧衣脱光，解完手后换上准备好的合身的新衣，由丫环们服侍着洗过手再出来。这样讲究的厕所真是空前绝后了。

皇帝的生活糜烂透顶，大臣的作为腐败之极，这样的政权能够维持多长时间呢？太康十年（290），晋武帝去世，晋惠帝即位。晋惠帝天生就是白痴，控制不了局面。于是，第二年司马家的八位王族乘机作乱，他们在洛阳和长安之间相互攻击，杀得天昏地暗。八王之乱历时十六年之久，几十万生灵涂炭，洛阳、长安化为废墟。中原大地还没喘息过来，为时六年的永嘉（307—312）之乱又爆发了。这次大乱不止是司马氏王族之间的争斗，而且有西晋王朝周边的游牧民族逐鹿中原了。

进入中原的游牧民族主要有五支：世居蒙古草原的南匈奴族，沿山西高原南下；世居太行山以西的羯族，顺太行山坡冲出；世居甘肃的氏族，由汉中盆地东犯；世居青海的羌族，从陇西攻入中原；分布于东北、正北和西北辽阔草原上成分复杂的鲜卑族，从三个方向内迁。在蜂拥而入的游牧民族骑兵的冲击之下，西晋王朝的大厦如摧枯拉朽一般倾倒，皇族、权贵和军队纷纷逃离京城，向周边地区溃散。

随后中华大地被割裂开来，先后出现巴賚李氏成汉，匈奴刘氏汉（后来改称为赵），羯族石氏后赵，汉人张氏前凉，氏族吕氏后凉，汉人李氏西凉，汉人段氏北凉（后为匈奴沮渠氏河西国），鲜卑秃发氏南凉，鲜卑慕容氏前燕、后燕、南燕，汉人冯氏北燕，氏族苻氏前秦，羌族姚氏后秦，鲜卑乞伏氏西秦，匈奴赫连氏夏等十六国，加上慕容氏西燕、汉人冉氏魏国、丁零翟氏魏国、徒何段国、鲜卑宇文国、氏族杨氏仇池国、汉人谯氏蜀国以及鲜卑拓跋氏代国，计有二十四个大小政权。不过，史家习惯称这个阶段为十六国时期。

读者诸君，请莫误会，正式列在十六国中的政权固然重要，没有列在十六国中的政权并非次要。比如未曾入列的代国，其实是活跃在黄河河套一带的游牧部落联盟，联盟的核心是拓跋部落。拓跋部落被中原视为鲜卑族的一支，故名为鲜卑族拓跋部，或称作拓跋鲜卑。代国地处偏僻，却决不可忽略，它是最终收拾十六国残局的拓跋魏朝的前身。

永嘉之乱，百姓遭殃，汉族权贵也难幸免。永嘉五年（311），羯族首领石勒率领骑队在陈郡苦县的宁平城（今河南郸城东北）包围了晋军的主力。晋军浩浩荡荡共有十万人马，由身居太尉、尚书令的王衍率领，众多皇亲国戚、权臣僚佐以及显赫一时的世家大族随从。然而，十万之众的晋军与羯族骑队猝遇，竟如绵羊落入狼

群。羯族骑队将晋军撵缩作一堆，然后围着晋军奔驰。骑队呼喊狂奔，一齐射箭。箭如雨点般向晋军的头上倾落下来。可悲可叹的是，晋军竟然毫不抵抗，任由羯族骑队屠杀自己和自己的兄弟。为了躲箭，晋军居然互相践踏起来，许多兵士没有死在敌人箭下，却倒毙在自己同伴的脚底。

晋军像田地里被收割的麦秆一般，成片成片地倒下。羯族骑队逐圈逐圈地往里射杀，狞笑之声不绝于耳。杀到核心之处，露出一群皮肤细嫩、衣冠楚楚的皇族与大臣。他们闭着眼睛，紧紧蜷缩成一团。羯族骑队取出拴马的缰绳，把他们一一捆起，又将绳子连成一串，用鞭子赶打着这帮人去拜见石勒。

来到石勒跟前，这伙平素趾高气扬惯了的蛆虫，竟无耻地为石勒歌功颂德，乞求怜悯。石勒见此情景，心中很不耐烦，命人将他们关押在一座石屋里。当晚月明星稀，享乐惯了的皇族与大臣哪能入睡，他们长吁短叹，追悔平生，莫能相及。忽然呼喊之声骤起，石勒的部众在石屋外齐声用力，那墙壁顿时向里倒塌下来，世族老爷们就此呜乎哀哉。

五百年后的诗人张籍，为此作了一首《永嘉行》。晋都陷落，皇室蒙尘，百姓流离，士族遭殃，种种悲惨情景，如亲历一样描绘出来。那首诗写道：

黄头鲜卑入洛阳，胡儿执戟升明堂。
晋家天子作降虏，公卿奔走如牛羊。
紫陌旌幡暗相触，家家鸡犬惊上屋。
妇人出门随乱兵，夫死眼前不敢哭。
九州诸侯自顾土，无人领兵来护主。
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

中原大乱之后，琅邪王司马睿乘机而起，于太兴元年（318）在建康（今江苏南京）称帝，他就是晋元帝。晋元帝建立的政权是偏安于长江中下游的小朝廷，人们习惯上称之为东晋。

晋元帝南渡时，随从前往江南的有一群北方的世家大族，他们的首领是琅邪士族王导。王导是娶了晋武帝女儿的王敦的从弟。王导网罗了一帮南渡的中原士族，帮助司马睿建国立业。这批南渡的士族被称为侨姓士族。与侨姓士族相对的是吴姓士族。吴姓士族在东吴时代就已形成强大的地方势力，为首的有顾姓、贺姓、纪姓、周姓等。晋元帝手下侨姓士族虽多，却终究是客，没有东道主吴姓士族的支持是站不住脚的，所以王导力劝晋元帝笼络吴姓士族。这样，在晋元帝发布的任职名单中，就既有侨姓士族，又有吴姓士族，东晋王朝实质上是侨姓士族和吴姓士族的联合政权。

不过，在东晋王朝中主政的还是侨姓士族。当时的社会上流行着这样一句话：

“王与马，共天下。”“马”指的是皇家司马氏，“王”指的是世家大族的代表琅邪王氏。王导后来当了丞相，执朝政于长江下游；他的从兄王敦则担任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握重兵于长江中游。王氏的权势不仅使皇室心忌，而且让吴姓士族侧目，再加上士族与庶族之间也不断摩擦，种种矛盾交织，东晋内部很不稳定，只是勉强维持局面。

当东晋苟且于江南之时，黄河流域却历经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早期立国的前赵、后赵、前凉、前燕、冉魏、代等政权相继灭亡。东晋太元元年（376），北方统一于氏族建立的前秦王朝之下。氏人志得意满，东晋虽想偷安，秦王却想一统天下。太元八年（383），秦王苻坚亲率大军八十万南下伐晋。

其时，东晋虽然偏居一隅，却还有点实力，而且出了一位有名的宰相，他就是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谢安。在东晋，谢家是仅次于王家的高门。强敌压境，谢安并不惊慌，而是指挥若定。谢安命弟谢石、侄谢玄、子谢琰等率领北府兵抗击前秦军。北府兵是在京口（今江苏镇江）招募徐、兖二州百姓训练成的一支部队，虽然仅有八万人，却精锐难敌。秦晋两军在淝水决战，结果晋军以少胜多，秦军全线崩溃，落荒北逃。这就是著名的“淝水之战”。

淝水之战以后南北相安，于是江南大片土地被开垦出来。在平原地区，农民围湖造田，使沼泽变成可耕之地。当时太湖周围良畴沃土数十万顷，亩值一金。在浙西和浙南的丘陵地区，百姓开发山垄田，种植果树、杂粮，增加了农作物品种。人民辛勤劳作，江南连年丰收。可是，得益的还是世家大族。

世家大族利用政治特权肆无忌惮地兼并，把江南沃土中最好的田地和景色最美的丘陵、湖泊都霸占了。他们在都市中建造起富丽堂皇的楼台馆舍，在依山傍水的绿荫中修筑山庄别墅。山庄范围宽广，阡陌纵横。放眼望去，但见丘陵之上，百果备列，乍近乍远；湖泊之中，菱藕相间，群鱼逗戏；山湖之间，亭树精舍，或隐或现。

别墅是东晋达官贵人携带妻妾与子弟纵情游乐的场所。谢安就时常带着子侄到别墅大摆宴席，每次花费都在百金以上。淝水之战前夜，谢安为了缓解朝廷内外的紧张气氛，有意邀请亲朋好友到别墅宴游，并与谢玄摆下围棋作赌。他们的赌注竟然就是别墅！

养尊处优的环境使逃到江南的世家大族忘乎所以了，他们拷贝了西晋的穷奢极欲，生活又奢侈腐化起来。许多达官贵人整日酗酒，借着酒醉而荒淫乱伦，无所不为。不少士大夫更热衷于服药。服药之风起自西晋，盛于东晋。所谓的药，实际上就是毒品，大多以矿石为基本成分，当时统称为寒食散。寒食散中有一类用石钟乳、石硫磺、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等物配成，名叫五石散，服用的人最多。五石散有毒无益，服用后精神会忽觉超脱，渐入飘飘然的所谓佳境。但是，药性发作之后，身体就忽热忽冷，陷入难言的痛苦之中，进入莫名的恍惚状态。

东晋盛行五斗米道，又助长了服药歪风。道家提倡采石炼丹，妄称服丹可以延年益寿。王导从子王羲之，晋穆帝时任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他就信奉五斗米道，而且嗜好服食所谓的“仙药”。这位大书法家，在去职之后竟追随道士许迈，不远千里出门采药，一同修炼服食。其实，他们炼出来的所谓丹药，也不过是寒食散中的一类。

服药是会上瘾的。上瘾以后，由于挥发药毒的结果，服药人会情不自禁地赤膊奔跑，放浪形骸，做出种种荒诞无稽的举动。只因世风不正，人们居然不以为耻辱，反以为豪放，真是可叹。服药之风毁坏了一大批人的身心健康，有的甚至中毒毙命。晋哀帝就喜好服用所谓的“长生药”，结果非但没有长生，反因中毒过深，神志不清，难以料理政务，只得拱手让崇德太后临朝摄政。

酗酒、服药，把整个东晋朝廷搅得乌烟瘴气。这股歪风邪气很难刹住，究其根本是世家大族世袭制的腐朽不堪。世家子弟无须真才实学就可以平步青云，享受优越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条件，过饭来张口和衣来伸手的日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成了世上最无能可笑的一班人：他们吃饭讲排场，住宅要豪华，出门要坐车轿，走路要有人扶持；他们穿宽大的衣服，戴高大的帽子，蹬高底的靴子；他们每天涂脂抹粉，熏衣剃面，搞得男不男，女不女。这班人生活的糜烂超过他们西晋的祖辈，而文武的能耐却又不及。最有名的一例，就是身为建康县令的王复居然不敢骑马。看到马的欢腾嘶器，他的脸都吓白了，却还不知羞愧地解嘲道：“这怎么是马呢，分明是虎么！”像这样的一班窝囊废，怎能治理国家呢？怎能征战抗敌呢？

有了这些不劳而获却又任性挥霍的家伙，农民的日子就苦了。良田被世家大族占尽，农民无地可耕，就连下河打鱼、上山砍柴、入湖割苇都要被罚，因为河流、山丘、湖泊都属世家大族的别墅范围。另一方面，赋税徭役却与日俱增，势头难减。一些头脑稍为清醒的官员虽然看出形势的危急，但无回天之力。世家大族的门阀政治已经走到尽头，犹如一堆干柴，一粒火星就能燃起熊熊大火。不过，最先挑起动乱的，还是世家大族内部的势力。东晋后期，世族内讧，农民反抗，道教徒起事，动乱接连不断地发生。终于，寒门出身的将领刘裕趁时而兴。

东晋元熙二年（420），刘裕废掉晋室最后一个傀儡皇帝恭宗司马德文，建立起寒门当政的宋王朝。和刘裕一样的寒门子弟纷纷被提拔起用，胆敢瞧不起他们的名门望族子孙一个一个地被刘裕杀掉。世家大族建立的晋朝统治结束了，可是，门阀制度并没有因此彻底消亡，七十年后，它又死灰复燃，由北魏的孝文帝接过衣钵。此是后话。

回头再看，永嘉之乱后，中原汉人十之六七流徙江南，余下的部分则形成三股迁移的潮流：一股经荆襄而入益州；一股经陕西进甘肃，入前凉国境；一股涌往东北方向，抵达辽河流域，成为鲜卑慕容部的臣民。

进入西南益州的流民颇有成就，在那里居然建立起成汉国。成汉国维持了四十四年，直到晋永和三年（347）才灭亡，于是益州进入东晋的版图。

位于西北的前凉国则以姑臧（今甘肃武威）为中心，由汉人张轨创建，时值西晋惠帝之际。张轨预感到中原大乱行将来临，便向朝廷提出到凉州任职的要求。凉州地处偏僻，又是少数民族部落聚居之地，一般世家大族子弟不肯前往。张轨自告奋勇，当然能够如愿以偿。

到凉州任刺史之后，张轨立刻重用地方名门大族，同时又从中原引进人才，来帮助他治理凉州。此举很是英明，大批汉族士人和农民果然投奔而来。张轨又十分重视文化教育。他提倡儒学，在姑臧设立学校，招收下属各郡世族子弟五百余人入学，延请著名经学大师来校授课。永嘉之乱使得汉族传统文化受到重创，在中原难以存续下去。但是，汉族传统文化没有就此中断，在凉州得到很好的保护，对此张轨功不可没。儒学之外，佛教也在凉州发展起来，现今举世瞩目的敦煌佛教文化就是张轨在位时奠定的基础。张轨去世后，前凉一直延续到太元元年才降于前秦。但是前凉保存的汉族文化仍然绵延不断，经前秦、西凉、北凉各朝的承续，到北魏太武帝时期传入魏都平城而被吸纳。

与西北相应，东北地区也有一批流亡的汉人。这些汉人原居于黄河下游地区，习惯于聚族而居，因此大多以宗亲 and 乡里关系纠合在一起行动。他们往东北地区迁徙的原因，不只是因为路程较近，还因为在那里游牧的鲜卑慕容部对汉人比较友善。

慕容部长期游牧在辽河流域，三国时期发展壮大起来。西晋元康四年（294），慕容部在大棘（今辽宁义县）定居下来，并向附近的汉人学习，开始农耕生活。当晋末中原大乱而汉人四散迁徙的时候，慕容部就想方设法招徕汉族百姓，并在辽河流域建立所谓侨郡，安顿到来的流民。比如，青州人来了，就给他们分配一片土地，取名营丘郡，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安心生产和生活。类似的侨郡还有冀州人的冀阳郡、豫州人的成周郡、并州人的唐国郡，等等。这样做，适应了汉族流民聚居的习俗和思乡的心理，使他们能够安心地定居下来。

由于政策优惠，虽然辽河流域天气寒冷，地处荒僻，却富有诱惑力量。中原流民络绎不绝地向那里涌入，人口很快增长了十倍。东晋咸康三年（337），慕容部建都龙城（今辽宁朝阳），史称前燕。前燕虽然是慕容部的政权，却是按照汉族体制建立的国家。在后来的数十年里，前燕国力继续增强，并向中原推进，将版图扩展到黄河的下游和中游。东晋太和五年（370），前燕被前秦灭亡。

淝水之战以后，慕容部重新崛起，又先后建立后燕、西燕、南燕。诸燕政权，或为时不长，或影响不大，但是慕容部在辽河流域开创的追求汉化的传统却始终未绝。正是在这个传统的熏陶之下，龙城的冯家后来出了一位历史上有名的女政治家——北魏的文明太皇太后。

第一章 翩彼飞鸢集于泮林 食我桑椹怀我好音

道武帝读罢诗句，方才明白当时崔逞的讥讽之意。他怎能容忍这样的侮辱，不由分说，下令崔逞自杀。

永嘉之乱以后，中原的汉族士人并没有全部逃散。他们当中有的留恋故乡的土地与财产，所以不愿离开；有的来不及迁徙，不得不留在异族统治下的中原。其中，有两个人的命运与后来的北魏政治息息相关，那就是崔宏、崔浩父子。

崔宏字玄伯，祖居清河郡东武城（今山东武城西北）。清河崔氏是北方第一高门，崔宏家族又是清河崔门中最显赫的一房。崔宏的六世祖是三国时期曹氏魏国的司空崔林，祖父崔悦在十六国时期羯族后赵国当过司徒左长史，父亲崔潜在鲜卑族慕容氏前燕国担任黄门侍郎。崔宏自己曾出仕氏族前秦国，任冀州从事、著作佐郎、征东功曹等官职。

淝水之战以后，鲜卑族慕容垂在河北地区建立后燕，定都中山（今河北定县）。崔宏先在后燕朝中任吏部郎、尚书左丞等职，后来出任高阳（今河北高阳东）内史。

后燕立国不久，游牧在黄河河套一带的代国后裔鲜卑族拓跋部再度兴起。登国元年（386）正月，拓跋部首领拓跋珪在盛乐（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北）重建代国。当年四月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皇始元年（396）七月，拓跋珪始建天子旌旗，称皇帝，是为道武帝。八月间，道武帝亲率大军四十万，南下马邑（今山西朔州），东出井陘（今河北井陘西）。后燕各地守城将士及官吏闻风丧胆，纷纷遁走。崔宏也在此时带领全家弃城东逃。

崔氏本是经学世家。崔悦、崔潜都以才学见称于世。崔宏更是出众，自幼被誉为“冀州神童”，长大以后得到著名学者郝经的赏识。郝经当时号称“知人”，他赞扬崔宏具有王佐之才，帝王得到他就能开基立业。郝经的赞扬早已灌入道武帝的耳朵，何况笼络有声望的清河崔氏也有利于招徕更多的汉族士人。因此，道武帝派遣骑兵，一直追赶到海滨，把崔宏找了回来。崔宏原以为，既被魏军追获，就一定命在旦夕，不料道武帝竟亲自在军门召见他。崔宏受宠若惊，于是滔滔不绝地向道武帝献策，以求君王的欢悦。一席谈话，竟令道武帝颇觉相见恨晚，即刻拜崔宏为黄门侍郎。黄门侍郎为高级近侍官员，是能够常常接近皇帝的职位。这样一来，道武帝就可以随时召见崔宏，向他顾问中原的民情。

北魏皇始二年（397）年底，道武帝攻克后燕国都中山城，后燕灭亡。第二年，天兴元年（398）正月，道武帝命令军卒一万余人凿山开道，修筑穿越恒山而北归的直道。直道东起中山附近的望都铁关（今河北唐县北），西迄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全长五百余里。这条直道修通以后，道武帝率领北魏大军北返，同时强行将原后燕治下的汉族和慕容、高丽等少数民族人民约三十六万口以及手工业工匠十万余人迁往平城。崔宏一家也随同北上。

恒山之路虽然已成直道，但因仓促筑成，依旧路隘难行，山岭之上更是坡陡路滑。此时又值风雪严寒，跋涉十分艰辛。道武帝倒也有点仁慈之心，亲自站在山头抚慰北迁新民。只见山下新民，在魏军督催之下扶老携幼爬上来，内中就有崔宏一家。崔宏搀扶母亲蹒跚而上，老夫人看样子已届七十，母子俩都已气喘吁吁，走不了几步就要停下来歇一歇。崔宏家人再三恳求，要替代崔宏搀扶老夫人，崔宏只是执意不让。见此情景，道武帝深为感动，对汉族士人的敬重油然而生，遂命人牵出一辆牛车，赏赐给崔家，让崔宏和母亲一起乘牛车行进。崔宏全家跪拜于地，对浩荡皇恩感激涕零，发誓尽忠效劳魏朝。

天兴元年七月，道武帝建都平城。崔宏随即被任命为吏部尚书。不久，道武帝又扩大崔宏权限，让他署理三十六曹，主持北魏王朝政务，并赐爵白马侯。此时正是北魏王朝草创阶段，道武帝对崔宏竟很放手，但凡官爵、朝仪、律令、科禁等一系列制度都交由崔宏裁定，然后才付诸实施。道武帝常请崔宏讲论《汉书》，还不时地向他请教治世法则。崔宏便趁机向道武帝歌颂汉族士人品性和世家大族功德。由于道武帝的重用，崔宏在魏朝初年就已势倾朝廷。

一人得道，全家获福。崔宏长子名浩，字伯渊，二十岁时就被魏朝廷征为直郎。直郎是在宫廷值宿的侍从官员，虽然官位不高，但是有接近皇帝的机会。崔浩自幼爱好文学，博通经学，娴熟律令，并长于史识。仰仗崔宏在政治上的显赫地位，崔浩也深得道武帝的青睐，他很快就从直郎升为给事秘书，后来又转任著作郎。崔浩擅长写作，文字流畅，又写得一手好字，而且办事认真、谨慎，毫不懈怠。因此，道武帝常常命他跟从左右，以便随时草拟诏令。

不过，最初北魏朝廷中像崔家父子这样受宠的士族并不多，因为许多士人并不甘心为拓跋族效劳，甚至有人起而反抗。道武帝从中山北撤的第二年秋天，范阳郡（今河北涿州）的世家大族子弟卢溥就在海滨聚众，攻杀北魏派任的幽州（治今北京西南）刺史是贲杏干。卢溥自称征北大将军、幽州刺史，很快就占领周围的郡县，往西杀将而来。北魏朝廷赶紧命材官将军素和突率军讨伐。经过一个冬天的反复交战，素和突才击破卢溥军队。卢溥被素和突生擒，送往平城处死，以示对汉族士人的儆戒。

经此之后，汉族士人虽然不再武力反抗，却采取不合作的办法消极抵制魏朝。

西河介休（今山西介休）士人宋隐，在道武帝灭后燕之后被拜为尚书吏部郎，后来转任中山行台右丞。宋隐不愿意在魏朝当官，总是用年老、体弱、多病之类的理由向道武帝辞官。道武帝一直不准。这样僵持了一段时间，后来适逢宋隐母亲去世，道武帝才不得不让他归葬母亲。丧事完毕，宋隐又坚决向朝廷辞官，道武帝还是不同意，命令地方官通知宋隐速速回到任所。宋隐无可奈何，就抛妻别子，藏匿到长乐经县（今河北南宮南）的乡下。几年以后，宋隐终因抑郁致死。临终时，他把儿子、侄子叫到床前，说：“汝等万不可到那异族朝廷做官，只怕不但捞不到富贵，反而引来杀身之祸，太不值得。依我看，在家乡做小吏或者种地就挺安乐。汝等听我之言，我就心满意足。若不听从，就是不孝顺。如果世上有鬼，我宁当饿鬼，也不回来吃汝等的供果。”足见当时一般士人抵制情绪的强烈。

虽然有些士人不得不在魏朝中供职，但与崔宏父子并不一样，他们的心中深怀着不满。与崔宏一样，崔暹也是在道武帝初入中原时投降的。崔暹的家族同样是祖居清河东武城的世家大族，他的六世祖是曹氏魏国中尉崔琰，曾祖崔凉曾担任西晋中书令，崔暹本人则当过后燕的秘书监和吏部尚书。降魏之初，崔暹被拜为尚书，不久转任御史中丞，地位不比崔宏低。但是，崔暹对道武帝并不感恩，更不把他放在眼里。在崔暹的心目中，道武帝只不过是野蛮的游牧部落的头领。

崔暹降魏之际，道武帝正在新占据的燕都中山城中。由于百姓逃亡时藏匿了粮食，魏军的供应紧张起来。道武帝就向那些新近投降的汉族士人问计。崔暹沉思片刻，对道武帝说道：“河北平原上有大片的桑树林，如果没有粮食，可以派军队去摘取桑椹，供军中食用。”他还说：“桑椹不但可以吃饱肚子，而且可以使人嗓音悠扬，这在《诗经》里是有记载的。”道武帝采纳崔暹的建议，解决了缺粮问题。

平灭后燕之后，崔暹也随魏军来到平城。可是，不久就有人向道武帝告密说，崔暹只带了小儿子崔颀来平城居住，把妻子和另外四个儿子都留在冀州（今河北冀县）不动，他这样做肯定对朝廷怀有二心。过了一段，道武帝又发现，崔暹在为朝廷给南朝写书信的时候用词十分谦恭，而且在称呼上又有意贬低自己一方。于是，在道武帝心中勾起了崔暹建议魏军以桑椹代替军粮的往事。道武帝命人拿来《诗经》查阅，内中果然有这样四句：“翩彼飞鸢，集于泮林，食我桑椹，怀我好音。”鸢是一种与猫头鹰相类的鸟。这四句的意思是说，飞鸢呱呱地叫，叫声非常难听，啄食桑椹之后，嗓音才悦耳起来。崔暹拿飞鸢食椹而改音去作比喻，嘲讽野蛮的拓跋部落，不经中原文明的冲刷沐浴，不会进步开化。道武帝读罢诗句，方才明白当时崔暹的讥讽之意。他怎能容忍这样的侮辱，不由分说，下令崔暹自裁。

崔暹被杀的事很快就传开了。道武帝很后悔，因为他发觉，不但朝廷中的汉族官员人人自危，中原各地的士人也不再愿意应征来平城做官，就连在江南政乱中北逃的汉人也改而投奔他方。虽然他多次发下诏书，表示优待汉族士人，但已无济

于事。

兔死狐悲，崔逞的命运也让崔宏父子触目惊心，不得不小心谨慎地为人处事，唯恐因稍有不当而招来杀身之祸。崔宏虽为大臣，却终身节俭，衣着朴素。他家徒四壁，不营产业，也不置车乘。有的人挖苦他过于吝啬自苦，他不仅不改，反而变本加厉。可是，即便如此，也还是难免于道武帝的猜忌。道武帝曾经派人密察过崔家的举动，观察他们是否真的那么节俭。验证的结果，确实如人们传说的那样。道武帝这才放心，并假惺惺地奖赏了崔宏。

天赐六年（409）十月，道武帝死，长子拓跋嗣即位，是为明元帝。崔宏父子继续得到重用。崔宏被拜为天部大人，晋爵白马公。崔浩此时已到而立之年，被拜为博士祭酒，赐爵武城子，他博学多才，常常为明元帝讲授经书。作为前朝元老，崔宏父子也不必像道武帝在世时那么节俭了，他们建筑了堂皇的宅院，置备了高雅的车乘。每当朝廷举办祭祀庆典的时候，父子二人就同坐一车，缓缓行进于街衢之间，颇为当世上下称荣，崔家自己也不免沾沾自喜。

明元帝泰常三年（418），崔宏因病去世。崔浩袭封为白马公，并继承父亲在朝廷的显赫地位，明元帝一代的朝廷礼仪、优文策诏、军国书记之文几乎都出自崔浩之手。

明元帝本是英明之主，年富力强，可是不幸染上了服食寒食散的嗜好，而且中毒很深，难以自拔。毒痛时时发作，搅得明元帝骨瘦如柴，难以理政。他既担心身体不好致令大权旁落，又担心一旦晏驾之后子弟争位，便秘密问计于白马公崔浩。崔浩见状，只得进言说道：“陛下春秋富盛，不必担心，身体自会日渐康复。如果非要考虑后事不可，那就恕我直言，陛下应该早建东宫。确立太子之后，应该选择贤良大臣作太子的师傅，去辅佐他成长。然后让太子监国，入总万机，执掌政权；出抚戎征，领兵挂帅。这样一来，陛下就可以安心养病，优游无为了。”明元帝又问道：“诸皇子中，哪个能够立为太子？”崔浩答道：“立太子以长，这才符合礼仪。长子焘可以立为太子！”明元帝又秘密问计于南平公拔拔嵩。拔拔嵩是拓跋贵族中的元老，他也认为长子拓跋焘是太子的合适人选。

于是，泰常七年（422）五月，明元帝立拓跋焘为皇太子，命他位居正殿，临朝执政。同时下诏，命南平公拔拔嵩、山阳公达奚斤、北新公安同坐于东厢，为左辅；命白马公崔浩、太尉丘穆陵观、散骑常侍丘敦堆坐于西厢，为右弼。以此六人辅佐太子。

崔浩身居右弼之首，他坐西面东，看着对面的左辅之首南平公拔拔嵩，颇觉志满意得。然而，猛然想到江左士族或杀或萎，又复怅然不已。原来，这一年正是南方宋朝永初三年（422），刘裕取代晋室已经三年了，而南方世家大族凋零也已二十年矣。让人意想不到的，北方第一高门出身的崔浩竟能崛起在北魏朝廷之上，与

鲜卑贵族拔拔嵩等分庭抗礼，这是不是士族再兴的征兆呢？崔浩在这样想着，不知天意是否遂从他的心愿。

宋武帝刘裕征战一生，推翻士族，打下江山。可是他年华已尽，才做了两年皇帝，就疾病缠身，一命归天。永初三年五月，太子刘义符即位，召回驻外使节述职。宋朝驻魏使臣殿中将军沈范也奉命南返。

沈范穿越恒山直道，急行十数日，到达黄河岸边。正要渡河，忽听后边大喊之声，一队魏兵赶来，将他截拿回朝。沈范不明缘故，而此时的北魏朝廷却在议论纷纷。

原来，明元帝听说刘裕去世，心中大喜，想乘此机会发兵南侵，恐怕南使回国报知北方虚实，所以派兵将沈范截回。不料崔浩反对，向明元帝进谏道：“刘裕新死，我朝不能吊丧恤孤，以德服人，反而乘丧征伐，实为不义，即使得利也不足称道。”可是崔浩哪里知道，朝中鲜卑贵族并不懂什么伐丧不义之类的汉族传统道德，他们久不征战，无由掳掠，因而个个摩拳擦掌，支持南侵。明元帝不听崔浩劝谏，当年九月命山阳公达奚斤为晋兵大将军，督宋兵将军普几、吴兵将军公孙表等，率兵两万，直奔宋军戍守的滑台（今河南滑县东）而来。

刘宋滑台守将王景度守城有方，达奚斤等所率大军虽将滑台团团围住，却久攻不下。魏军首战受挫，明元帝大怒，不顾已临十一月严冬季节，命监国太子拓跋焘率军屯驻北塞，北新公安同居守平城，御驾亲领大军五万余人，翻越恒山，南出天关，为达奚斤声援。明元帝还下诏书切责达奚斤，促令猛攻滑台。

达奚斤惊恐惧罪，亲自督众，奋身攻城。王景度势穷力竭，开城出奔，滑台被魏军占领。明元帝闻报，又遣黑稍将军于栗磾，率三千人马助达奚斤合攻宋军。于栗磾善使黑稍（长矛），勇猛无比，因而受封黑稍将军。于栗磾所向披靡，连克数城。宋军守将也不甘示弱，与魏军苦斗恶争，日久不懈。转年初春，魏军方才攻克洛阳。

明元帝遂诏于栗磾为豫州刺史，镇守洛阳，然后亲率群臣南下邺城（今河南临漳西南）。北魏泰常八年（423）四月，明元帝抵达洛阳。洛阳城虽然残破，然而东汉蔡邕所书石经仍在。明元帝抚今思昔，对中原文物惊羨不已，遂派遣使臣拜祀中岳嵩山之神而返。

五月，明元帝回到平城，自觉身体不妥。九月，将达奚斤等军召回。魏、宋暂停战争，河南之地为北魏占有。十一月，明元帝去世，监国太子拓跋焘继位，是为太武帝。

太武帝即位当年只有十五岁，拔拔嵩等鲜卑大臣趁机把握朝政，以河内镇将叱罗结为侍中、外都大官，总管三十六曹事务。叱罗结当时已经一百零七岁，虽然身体健朗，但毕竟年事太高。只因为他是鲜卑贵族，所以被拔拔嵩等推荐出来，实际